

黄裳

书香琐记

黄裳作品系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JSPH

黄裳

书香琐记

黄裳作品系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香琐记 / 黄裳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3

（黄裳作品系列）

ISBN 978-7-5399-3760-1

I. ①书… II. ①黄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4850 号

书 名	书香琐记
著 者	黄 裳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米 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9.37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60-1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小品

- 003 负暄录
- 012 闲
- 018 闲情
- 023 品茶
- 028 酒话
- 030 茶馆
- 031 做文章
- 034 秋山图
- 039 蟋蟀
- 041 家谱
- 042 照相
- 044 橙子
- 047 怀油条
- 049 十年旧梦

053	旧时月色
055	中秋随笔
059	冬日随笔
064	辽远的记忆
067	湖楼题壁
069	风雨·山林·鸟兽
073	龙堆杂拾
085	龙堆再拾

第二辑 书事

097	读书的回忆
101	四库琐话
119	四库余话
131	读《药堂语录》
142	鲁迅诗笺
145	读知堂文偶记
154	读画录
159	读黄永玉画记
166	上海的旧书铺
174	南京书事
178	书香琐记
181	常熟翁家
185	关于津逮楼
186	四印斋
189	春夜随笔

192	“新”“旧”“红学家” ——春夜随笔之二
196	关于“自叙说” ——春夜随笔之三
199	麦克风之类 ——春夜随笔之四
202	书林漫话 ——与刘绪源访谈录

第三辑 戏谭

219	谈戏
226	评剧家
228	京白
230	叫好
233	技巧的成熟
237	说精炼
240	谈曲话
245	关于川剧
248	关于违碍戏
251	漫谈布景
254	杂技的地位
258	公案剧杂谈
271	瞻望新歌剧
275	演员的气质
278	钱梅兰芳
281	忆盖叫天

286 怀周信芳

289 捧萧长华

291 关于佐临

负暄录

小 序

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只要是晴天，阳光是不会缺乏的。夏天，窗外挂起帘子来，但还是挡不住从帘子夹缝射进来的光线，这时就只好搬来搬去地躲。不过一入冬，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搬来搬去倒是为了多晒到一点儿太阳。换一种风雅的说法，就是“负暄”。

即此一事，也可见一切事物都要因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差异，孤零零地提出“阳光可爱”或“阳光可恶”论，就都可能既是真理也是谬论。辩论起来，闭起眼睛，各自搬出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就不得了，不会有了局，也不会有结论的。

现在是冬天，当然“负暄”变得有趣起来了。我是常常晒太阳的，一面晒，一面拿一本书看。不过晒太阳看书好像也不大合适，不是眼睛发花，就是想打瞌睡。有时索性闭起眼睛来杂七杂八地乱想，有许多怪念头就是这样想起来的。

只要是晴天，阳光是不会缺乏的。即使是“晴转多云”也还不要紧。下雨了，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会再转多云、转晴的，到底还是晴天多。

把“负暄”时产生的断想随手记下一些，就是这《负暄录》。

《雪杯圆》

三十多年前我在报上写过一个小连载，所谈的大半是旧戏。记得一次我对《雪杯圆》发了一点议论，结果惹来不少读者来信，展开了一场对我的围攻。原因是我讲了莫怀古的家奴莫成的坏话，围攻者的意见则是“这样的好人，如何可骂”云云。

莫成是莫怀古的老家人。他的主子因为“一捧雪”这宝贝遭到奸臣严世蕃的陷害，要杀头了。莫成和主子面孔长得像，他就挺身而出，代主子上法场替死。为了作得像，临刑之时，主人的小妾雪艳上来与莫成抱头痛哭了，但这是与名教有关，极严重的破格行动，不但男女有别，还牵涉到主奴之分。这时莫成就一脚踢去，把雪艳踢开。在这时，是必然是赢得满场彩声的。那时的观众中，许多人为演员喝彩，也就是为封建道德喝彩。

这是一九四六年的事。

许多年过去了，《一捧雪》也久不演出，较年轻的观众怕连这是怎样一出戏也不甚了了。那么，今天如果重新演出并来一次观众测验，是否意见就能完全一致、大家反对封建道德了呢？我看不一定。

最近我们就还看到过自命“愚忠”的人物。显然，他是并不认为“愚忠”是要不得的，因为讲这话并非意在检讨。试分析一下那心理，“愚”固可非，“忠”则可爱，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我们也可以姑且称之为“为忠而忠”吧。你看，对凝聚着封建道德精粹的这个“忠”字，有的人是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奴才效忠，主子是高兴的，这当然是封建统治阶级拼命表

彰、宣传“忠”的根本原因。不过“愚忠”又怎样呢？如果不是昏了头，就是主子也未必会欢迎。“愚忠”之类，其实也就是帮倒忙的人物，主子有许多事往往都坏在他们手里。拍一下马屁，会使你飘飘然；出一个馊主意，会使你倒灶、垮台。这样的例子真是多得不可胜数，煌煌二十厚册《资治通鉴》，一小半记的就是这种事。

三十多年前我说“我讨厌莫成的原因，其一是他所卫之道，其次是他的那一股腔调”，今天看来，还不免是肤浅或片面的。以上所论，就是一点新的、小小的补充。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

“心有余悸”考

思想解放，有人认为已经过了头了，有的人则认为还差得远，不过是刚刚起了个头。到底怎样，一时怕也难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正因为这个，许多人都还心存顾忌，无论说话、作文，都免不了有些吞吞吐吐。“逢人只说三分话”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能说四分、五分也就算是了不起了，这就叫作“心有余悸”。

记得一年多以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有一位老同志，发言时像开场白似的先讲了当他准备从家里走出赴会时，他老伴警告他的一段话：“你还没有吃够苦头哇！又要去乱讲！”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慨，也有些激动。全场听了，也无不为之动容。我想，那是因为，尽管细节不同，大家都曾有过类似的经验的

原故。

近来读了一些作家们的发言、文章，有许多也都涉及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讲得很好，使读者为之“动容”。我曾想，这些发言是可以称之为“悲壮”的。不知道是否恰当？

今天翻阅《宋诗纪事》，偶然看到苏东坡讲的一个故事，不禁失笑，又有些高兴，原来这种情形是“古已有之”的了。为什么失笑呢？因为苏东坡把一种值得悲哀的现象，用说笑话的形式表达出来了。大概这就是所谓“寄沉痛于悠闲”，或谓之“幽默”吧。不过听了以后只是“失笑”，那就不好，不是麻木就是邻于白痴了。

那故事是这样的：

东坡云，散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谓妻子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那位杨处士爱人的意见，看来在今天也还是有的，这可以用我前面所讲的故事为证。苏东坡的心情不知怎样，从表面看来，好像能得到妻子的一场训诫他还是满意的。不过苏东坡喜欢讲笑话，这里说的是反话也说不定。杨处士的立场则是明确的，和他的爱人坚决站在一起，总之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出来作诗。至于是否关起门来也不作呢？他没有说，不得而知。

类似的文献记载，我想必然还有不少。不过看书时不曾留

心,举不出更多的例证。题目上的一个“考”字,是有些夸大了。不过现在已不是宋朝,我们和苏东坡也到底不是一路人。对这个老问题,也应该有我们自己新的答案了。

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

光 圈

陈登科在《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上海文学》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号)里说过两句很精辟的话,他说:“对待挨整,我看也有几种态度:有的整硬了,有的整软了,有的整滑了,也有的人,本来就是整误会了的。”这话说得非常深刻,且有普遍意义。他又说:“……而且似乎挨了‘四人帮’的整之后,他与众不同,头上整出了一个刀枪不入的光圈。”当然,这一句说得也是极好的。我自己就遇见过这样头上有光圈的人物。

大约两年以前吧,我遇到过一位这样的“老干部”,自然也是挨过“四人帮”整的。我过去和他素不相识,但从人们口中知道他是一位“接近群众,心直口快,很可佩服”的人,因此一开始就怀着好感。见面之后,果然,爽朗、热情、推心置腹……都和悬想相差不远。他开始介绍自己,曾经吃过多少“四人帮”的苦头,被强迫拉几百斤的大车,从早干到晚,就睡在破庙里,终于落下了腰痛的病根……他慷慨激昂地说着,我充满虔敬地听着,说着说着,他的形象在我眼前高大起来了,他的头上也真出现了“光圈”。当他最后说出“我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难友啊”之后,我就不只是激动,而且感到自己十分渺小……

不过这种催眠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一接触实际问题，形势就来了个彻底的转变。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这位受过“四人帮”迫害的人物看来，“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在理论上或口头上说当然都是反动的、错误的；但在实际上说，却都是不无道理的。他那头上的“光圈”，这时就像用乏了电池的灯泡似的，暗淡、暗淡，最后终于熄灭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光圈”，无论中国菩萨头上泥塑彩绘的，耶稣头上五彩灯泡扎起的，统统都是虚幻的事物。“光圈”，有的是自己制造的，有的是出于误会被加上的，统统是不可相信的东西。革命者头上没有光圈，只有古今中外的菩萨才要玩这一手。

一切善良的人，在“光圈”面前务须提高警惕，保持头脑的冷静，以免吃亏上当。这中间，自然以由于误会被加上的那一种尤为危险，因为它的欺骗性更大些。但无论怎样巧妙，终将要穿帮，不出半年三个月，一切都会清清楚楚了。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

黄泥冈上的枣子

《水浒传》写吴学究说三阮撞筹、七星聚义、黄泥冈劫生辰纲的一组故事，是结构极严密、情节极生动，而且诗意盎然，笔酣墨饱的一个浑然整体。二十多年前我在电影厂工作的时候，曾经起意将它改为电影，后来不曾实现。到今天，我还希望有人能做这个工作。如黄泥冈一段，《水浒传》的描写简直就是出

色的分镜头剧本，蒙太奇因素也都具备的。

这里只有十个左右的人物，每一个的个性都很鲜明。以杨志而论，就是写得极好的一个“中间人物”。杨志去当强盗是经过艰苦的历程的。他实在并非天生的英雄，“边庭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原是他的最高愿望，一些叛逆气都没有的。他碰上了牛二，当了配军，后来受到梁中书赏识，委以押解生辰纲的重任，这时他是想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奠定重新向上爬的基础的。他也确是个久历江湖、精明干练的军官，在保卫封建统治阶级的赃物时，那措施、努力都是出色的。但不幸又碰上了两位杨府的奶公，最后还是不能不一败涂地。情节的发展，一切入情入理，杨志想不失败，是完全不可能的。

杨志的冷嘲热讽、甘言劝慰之余，外加天热如火，口干舌燥，终于还是勉强喝下了半瓢药酒。妙就妙在只喝了半瓢，手脚不能动，神智却清醒。最后眼睁睁看着那些“贩枣子客人”出空车辆，装满金珠，道了一声“聒噪”，扬长而去。

杨志因为只喝了半瓢，所以醒得快，头一个爬起来，其余的人还都口角流涎倒在那里。杨志骂了一通，也没一个应声。无奈，只得一个人走下冈子去了。

金圣叹在这里批道，“只有满地枣子，写来绝倒。”这是批在“周围看时，别无物件”句下的。金圣叹也真促狭得很，实在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不错。说实在的，此时的黄泥冈上，杨志心中，还剩下了什么？除了枣子还有什么呢？

直到此时，杨志的希望才真的彻底破灭了。这是他下决心作强盗的开始。杨志心里是充满了悲哀的，不是败在敌人手下而是垮在“自己人”手里，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水浒传》是成功地写出了这种悲哀的极少实例之一。再早，怕也只有司马迁笔

下的李广了吧？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

打 拳

我的一些藏书，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去以后，弄得七零八落，残缺不全了。其中比较整齐的部分，存在图书馆里，至今还不能发还。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总之是复杂得很，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在我得出这个“明智”的结论之前，是曾经去打听过几次的，也听到了不少千奇百怪的回答。仔细分析一下，是可以悟出很多道理的。许多道理一经综合起来，就不可避免要形成一种体系，因此也就格外显得可贵了。

譬如，我去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发还这些抄去的藏书时，得到的回答是：“还没有整理好。”此外，没有了。而这句标准答案，从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终，只此一句，始终不变，此外“无可奉告”。我说，那么，要这许多人坐在这里作什么呢？只要一只小小的录音机不就行了吗？没有回答，但眼睛圆了起来，气色也不对了。

譬如，“找得到什么，就还你什么，找不到就拉倒。”（呻吟后，加重语气）“还你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了半天，终于不能懂。

譬如，“我又没有抄你的家，你找我干什么？”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年抄家的人，都好好地坐在别的什么地方，一个都不在

这里。按理，也许应该去找“四人帮”，可惜又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真是没有办法想。

譬如，“任务也真多，而且都是紧急的。这些都应该说清楚，才能取得同志的谅解。去年人们都去编书目去了，今年又都去搬场。真是……”（搓手，笑介）。今天是全国奋战四个现代化的时代，任务必然是一个紧接着一个，要闲下来，休想！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发还这些抄去的书呢？这是用文学艺术上的隐喻法婉转但明确地答复了“无可奉告”的秘密的，真正不愧高手。

这里只是随意撷取，虽然各有特色，但决不就是全部的精粹。但仅此数条也足以悟出，我当然不被看做“失主”，“强盗”也不见了。但“赃物”却在的，我必须扮演一个可怜的乞求者，恭顺地“呈请发还”被抢去的自己的东西。什么时候高兴就给一点，给多少也要看造化的高低。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那是费尽心机也参不透的。

怎么办？鲁迅先生曾经介绍过“徐大总统”（徐世昌）的“听其自然”“哲学”，虽然略有消极之嫌，在目前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对策。此外，也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唯有却病延年以待之耳”。那方法就是打太极拳。这是不错的，就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到公园去吧！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